

雙龍河

著 加 馬

行發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生



雙 龍 河

馬 加 著

生 活 · 書 局 · 新 知

三 聯 書 店



716·Q358·32K·P.112·\$3.5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· 總 經 理 ·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

目次

雙龍河.....	一
成物不可損壞.....	二
餓.....	三
減租.....	四
母親.....	五
過梁.....	六

雙龍河

一

在省的勞模大會上，我碰見了耿西老頭子。

一見幾年不見了，這老頭子還沒有變模樣，長掛臉，臉上有些褶子，尖下顎，下顎瘦得像苞米棒子；禿楂楂的加上一絡小鬍子。他的眼睛可精神啦！一翻眼皮，就像瞄準吊綫，家雀飛過也不眨眼睛。論穿戴，比過去是講究些了，戴着一頂黃布鬚的皮帽子，一個帽遮，兩個耳扇。穿着一雙牛皮靴，靴鞭勒子又爽手，又嶄新。身上穿着藍棉襖，裏外三新，胸口坎子上掛着紅布條。

我一看老頭子的神氣，就明白了，我真替他高興。

『好年頭把你打扮起來了。』

「可不是，現在我們那裏吃燒不犯愁了，又沒有胡子。有錢就買衣裳，添農具。馬同志，我們打算置一付合江號除草機，一個人兩匹馬，一天剷一垧七畝地，還帶掛尖。」

耿西高興的抖着小鬍子，拉拉我的手。我看見他的手上盡是風雪吹開的皺紋，麻刺刺的。

我問他：「你到省裏幾天了？」

「昨天才開勞模大會。」

我指着他胸坎上的紅布條說：「它讓你當了勞動模範。」

老頭子立着眼睛，直搖頭：「本來是共產黨嘛！」

「共產黨的腦子，加上老百姓的兩隻手。」我又補充了一句，我覺得這句話也不恰當，我又睨了他一眼，向他說：「你說對麼？」

「對啦！馬同志，你真說對啦！」

老頭子摸着紅布條，那紅布條迎風抖擻着。他連眼仁都樂開啦！

「馬同志，還不是你到雙龍河去工作，我們窮人才扎下了根子。」

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，在初期開闢工作的時候，我到雙龍河去一次，現在想起來，印象還很深。我要瞭解的，是我離開他們以後的一段生活。

我問他說：「你們都插上槓麼？」

老頭子對我笑着：「我們槓插得可硬啦！三股麻搓成一條繩，噔噔的。」

我聽得出神了，順口答應說：「那才好呢！」

「真的，那才好呢！」老頭子說得嘴裏直冒沫子，越說越有勁：「馬同志，你到雙龍河看看吧！家家院子裏都搭着苞米樓子，高高柴火垛，樹條編的大門，榛子黃磨，一年到頭吃不完。牲口喂得滾胖溜圓，等到開犁種地，上了頭遍，就用得上合江號除草機了。」

我想起雙龍河的村子，心裏有些熱呼呼的。

二

三年以前的秋天，我在區裏作羣衆工作，兩三個月時間，我把附近的村子都走到了，單單剩下了雙龍河。到那裏去吧，一來是路太遠，離區上八十里，中間五十里沒

有人家，全是飄泊草甸子。二來是羣衆條件不熟，不知那個是好人，那個是壞人。山高道路遠，去的人不多，去過的人都囫圇吞棗的說：「雙龍河是胡子窩。」這樣就耽擱下來了。

有一天，天剛曠曠亮，我聽見一輛大車咕嚕咕嚕的響着。不一會，從外邊走進來一個尖下顎的老頭子，眼睛長滿眼屎，褲角和鞋幫都給露水打濕了，走了一宿草地，腿肚還哆嗦着呢！

我問他：「你是從甚麼村子來的？」

「雙龍河。」

我打量老頭子的神情，順嘴說了一句：「你是從雙龍河來的。」

「這位是馬同志麼？」老頭子挪挪腳窩，看着我點頭，接着說下去：「我們雙龍河的老百姓，可叫中央胡子禍害苦啦：要小雞，要白面，要大烟泡，你不給他，他就拳打腳踢，蹲到鍋台上拉屎，跑到莊稼地裏去放馬，老百姓連大氣不敢出。」

我徵求他的意見：「你說怎麼辦呢？」

老頭子抖抖小鬍子，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依我看，一共有兩條道：一條是搬家，淨

身出戶，鍋碗瓢盆、雞窩狗架，什麼我都捨得丟。要論地，雙龍河是地心子，十頭壯，種甚麼莊稼，認甚麼莊稼，又多打，又出數。我們一根壠一根壠刨出來的，鎬頭一動，一顆汗珠掉地上摔八瓣。思前想後，怎捨得撒手呀？」

聽老頭子的口氣，知道他不願意離開那裏，我又接着問：

「那麼你的第二條道呢？」

老頭子打掃一下嗓子，響亮的說：「第二條道，就是硬碰硬，針尖對麥芒，真槍真刀。我把話挑明了：我們老百姓，寧可傾家蕩產，也不受這份窩囊氣，買幾根快槍，成立自衛隊。胡子再來抓小鷄子，到莊稼地裏放馬，就讓他拿腦袋來換吧！」

這時候，我又犯思量了，他的話靠得住呢？還是靠不住呢？答應他呢？還是不答應他呢？老頭子看見我打遲，爲了表白他的決心，挽起袖子，用拳頭在自己的胸脯上敲了兩下。

「馬同志，你放心，我有名有姓。我叫耿西。如果有一差二錯，叫我蹲笆籬子。」耿西很急躁，沉着臉，脖子上的青筋，一跳多高。我看出他是一個心直性耿的老頭子，不是來耍花舌子。我讓他坐下，我慢慢解釋給他說：

「我是相信老百姓的話的，我也不願意老百姓受胡子的禍害。我想，該怎麼辦才合適……」

不等我說完，耿西搶嘴說：「買槍，成立自衛隊，只有這一條道。我們把家庭都折騰了，拉了一大車東西。」

「大車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在外邊呢，馬同志，你看去。」

「我看看去，要能行，我就答應你們。」

我跟着耿西走到外邊去。大車正停在區政府的門口。車廂上裝得滿滿騰騰的東西，榛子、蘑菇、肥豬。有幾個老鄉七手八腳的綁口袋，豬啃壞了口袋，哼哼的叫喚。一個長脖子坐在車沿上，一邊幫助別人綁口袋，一邊抽着烟，看見耿西走出門口，急忙的跳下來。

「區政府答應咱們買槍麼？」

耿西一揚腳，張嘴樂起來：「答應了！」

三

不一會，從雙龍河又來了一個老百姓，他叫胡老疙瘩，他長了一臉酒刺疙瘩，漏鼻孔，一對羨慕眼睛。一跨進門坎，他的神情毛毛楞楞的，衣裳的鈕扣扣錯了地方，歪戴着草帽，一哈腰，給我鞠了一躬。

「馬同志，公事忙吧！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：「你有甚麼事情？」

他的胸脯靠着桌子邊，大腿挨着凳子角，坐不像個坐樣，站不像個站樣，他的羨慕眼睛滾來滾去，看一看顏色，說一說話：

「耿西老頭子是不是來過了？」

我說：「他來過，又走了。」

胡老疙瘩笑臉問：「他拉一大車東西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他想把東西賣了，買快槍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馬同志，你答應他了麼？」

「我答應了。」

「他說買槍幹甚麼？」

「你問這個幹甚麼？」

「馬同志，沒有甚麼，我隨便打聽打聽。」

這個傢伙一定有鬼，說話比拉屎都費勁，好像驢子眼扎了一根魚刺，說不清、道不明的，他越講不清楚，我越犯猜疑。我三問四問，問得他臉上酒刺疙瘩都紅赤辣的。

「你說，你來打聽買槍幹甚麼？」

胡老疙瘩皺皺眉毛，愛說不說的：「沒有甚麼……買槍是一件好事，打胡子。若是守不住，倒給胡子添了一隻胳膊。」

我叮着問：「你說怎麼守不住？」

胡老疙瘩故意的笑笑：「誰曉得耿西老頭子守住守不住，聯手很多的……」

「你說，他和誰聯手？」

「馬同志，我當真人不說假話，在滿洲國的時候，耿西老頭子就和胡子有聯手。」我聽了胡老疙瘩的話，心裏有些半信半疑。

四

一個星期之後，我聽說胡子又到了雙龍河，在那裏打了一仗，燒了房子，搶了東西。我心裏納悶：雙龍河到底發生什麼情況呢？耿西和胡老疙瘩又是怎回事呢？爲了開闢山裏一帶的工作，我帶着工作隊和區中隊，奔着雙龍河的方向出發。

這一天，我們走了三十里，到了滿良屯，宿下營。

哨兵在山坡放哨的時候，發現草甸子上有四個人，全揹着槍，走的挺快，正是朝着滿良屯後山坡的抄道。太陽快壓山了，草甸子上要絕人了，還有誰走道呢！

剛掌上燈，哨兵帶進來四個老百姓，真想不到原來是耿西這一夥子人，那天坐在車沿的長脖子也在裏面。所不同的，他們的肩上都揹上了槍。耿西揹着一枝舊把的三八大槍，栓上沒有鐵蓋，槍槽上沒有探子，槍口的鋼都磨白了。

我問他們說：「你們真把槍買了？」

「馬同志，我們買了槍，還打一仗呢！」

「我聽說你們打了一仗。」

「我們的耿隊長可露臉啦，兩槍打死兩個胡子，裏面還有一個胡子連長。」

長脖子走到前面來，迎着燈亮，肩頭上的槍口晃來晃去，笑孜孜的，推了耿西老頭子一把。

「老耿，你給馬同志學說學說吧。沒有功勞，還有苦勞呢！」

耿西張着嘴笑：「我這個老頭子橫心了！臨死也抓他兩個墊背的，那天胡子到了西雙龍河……」

我不瞭解情況，問他：「有幾個雙龍河？」

耿西說：「有兩個雙龍河，我們住在東雙龍河，另外有一個西雙龍河。」

「西雙龍河招胡子。」

「馬同志，你可猜對了，沒有家魔引不來外鬼。前天胡子又到西雙龍河，住在地胡有慶的家裏，胡有慶是胡老疙瘩的叔叔。吃的烙餅，殺一口豬，抽足大烟，大搖

大擺向東雙龍河出發，一色的馬隊，前面是一個連長。胡老疙瘩給他們引道，眼看到了村子頭苞米地了……」耿西講到節骨眼的地方，忍不住的摸摸槍嘴子，往下哈哈腰，說：『我們自衛隊都在大牆底蹲下了，上了子彈，對胡子吊準線。大家頭一回上陣，心裏托不住底，有些發毛。我囑咐大眾說：「要沉住氣，咱們在暗處，他們在明處，胡子的腦袋不也怕穿眼麼？大家聽我槍響，一齊動手。」這時候，胡子隊已經走過苞米地，接着是塊穀子地，有的讓牲口勒穀子穗子吃，連長直罵。胡老疙瘩提一條棍子，對着大牆，探頭探腦的喊：「咱們山裏的老百姓是牆頭草，隨風倒。隨中央不隨八路。」我真氣了，一掏火，叭的一槍，把連長撂倒了。胡老疙瘩吓得嘴啃地，像兔子一樣鑽進穀子地去。胡子隊覺得不好，抹過馬去，我又一掏火，第二個胡子又撂下馬來。打死了兩個胡子，自衛隊都壯大了胆子，一邊喊叫，一邊打槍。」

好像一張窗戶紙戳破了，現在，我明白了耿西爲什麼買槍，我也明白了胡老疙瘩爲什麼不希望別人買槍。

「胡老疙瘩是一個壞人。」

「他是給胡子拉線的！胡有慶的狗腿子。」

『他說你在滿洲國和人家有聯手呢！』

『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笑話。在滿洲國，我聯手的是抗日聯軍，他們地主看着眼氣麼！』

今天早晨，胡子到東雙龍河找邪火，點了房子，搶了東西。耿西把自衛隊帶到山上，對持了一下，胡子走了，他們也跑到這裏來求援。我給他們打了氣，獎給他們兩枝快槍，一百粒子彈，並且答應他們明天把區中隊帶到雙龍河去。他們連夜回家了。

五

往雙龍河去的路，一邊是飄泊草甸子。有白尖草、洋草、馬藍草、豬毛草、靛靛草飄在水皮上。葦子白花花的，風一來，隨風滿天飛。

草甸子上空蕩蕩的，看不到人家，車轍溝裏長了蒺藜草，白色的狼囊拉在道邊。

地方真格怪，我們有時候穿鞋走乾道，有時候光着腳蹣水，有時候趴踏稀泥漿子。戰士們沒有一個掉隊的，也沒有一個說怪話的。草甸子上也有興趣呢，說不定那會從頭頂上飛過一對野鷄，也許從草棵子蹣出了孢子，人們比畫着槍，大驚小怪叫喚

着，跑兩步。也有這樣要求的：

『馬同志，讓我打一槍吧！』

我笑着拒絕說：『省一顆子彈，留着到雙龍河打胡子吧！』

我們走過二十多里飄泊草甸子，經過一片林地，上了山坡，才穿上鞋走道。爲了偵察情況，我派出一個偵察班在前面搜索。

太陽歪西了。我們看見了一片莊稼地，苞米稭子扒去了棒子，豆子結了莢，穀穗子像趕麵杖一樣粗，黃虎虎的，真可心眼子。一個戰士跨進壟溝，用手搓搓穀穗子，不住嘴的誇講：

『這地板可壯啦！莊稼起色，一顆粒子像一顆珍珠。』

我心裏想：『怪不得耿西老頭子捨不得離開這裏！』

大概離村子不遠了，在山坡的後面，響起了連連落落的槍聲，穀梢都給震動了。我們急急忙忙的走過莊稼地，拐過一條漫山崗，過了一道小河，看見了雙龍河的村子。村子挨着小土嶺，後面是一片樹林子，樹林子裏還冒着烟呢！有人在裏面吵吵着，亂打槍。